

## 2017聯誼會回顧與展望

會長  
劉兆淬

時光飛逝，接任會長一職已滿一年。從前任奚會長手中接下聯誼會會長職便尋求幹部適任人選的協助，非常感謝聯誼會組織幹部及小組長一年來合作，使得會務執行順暢。培訓組康組長統整了館方培訓資料以便傳承、資料組常組長協助特展資料的搜尋、資訊組馮組長臉書適時的發布訊息、行政組楊組長會訊的編版及張副組長財務紀錄，以及活動組崔組長和鄭副組長不遺餘力的各項活動的辦理。另外吳副會長從旁提醒及協助會務，和各班小組長傳達各項會務及協調，大家同心協力讓我們史博聯誼會成為館方得力助手。

展望2018年這是變動的一年，七月起將進入長達近兩年的休館整建期，聯誼會仍將繼續配合館方運作。館方仍將有著培訓課程、校外推廣活動等依然需要我們志工參與；聯誼會各組幹部仍會依照職責為志工們服務，也將委請各班小組長成為各組重要聯繫人，強化LINE及FB訊息發布，但願所有志工在重新開館時全體歸位。

史博聯誼會所有志工成員都是歷史博物館最好資產，相信無論現在或將來我們必定都能讓館方引以為傲，期許新的一年志工們元氣滿滿朝氣蓬勃。

也祝福志工伙伴們身體健康，平安喜樂！

## 彼時此刻— 從舊照片中看台北日據時期建築

展覽組二上志工  
林水勝

台灣近現代寫真展--彼時此刻，展場中有一張張清言的「騎馬遊街」【圖1】作品，一般觀眾都聚焦在前景的藝人騎馬，我卻看到了背景中的建築物，是當時流行紅磚飾白條的辰野式風格建築。辰野金吾(1854-1919年)是日本近代的一位建築師，他所設計的建築中，紅磚與灰白色系飾帶為獨樹一幟的辰野金吾風格，因他的學生來台發展者相當多，對於台灣日治時期建築影響至深。辰野在1914年設計的東京車站【圖2】，紅色磚牆因有著白色飾條，讓整個建築物的視覺活潑跳動起來。東京車站啟用至今已逾百年，依然是東京一個美麗的地標。在歷史博物館附近的台灣菸酒公司【原台灣總督府專賣局，圖3】就是森山



▲ 圖1 (張清言 騎馬遊街)



▲圖2 東京車站(取自網路)



▲圖3 原台灣總督府(莊永明 城內舊事)

松之助於1913年所建，紅白相間的辰野式風格建築。

西門町的紅樓【原台北新起街市場，圖4】，近藤十郎於1908年建，也是一幢濃濃的辰野式風格建築物。張清言所拍攝確切地點雖不甚清楚，但一張舊照片依然勾起我們重新審視，日本時期台北的建築之美。



▲圖4 原台北新起街市場(莊永明 城內舊事)

附註1. 台北市其它辰野式風格建築物：台北帝國大學附屬病院（臺灣大學附設醫院），台灣總督府（中華民國總統府）。

附註2. 森山松之助在台北的建築：台灣總督府（中華民國總統府，長野宇平治設計，森山督造），台灣總督府專賣局（台灣菸酒公司），台北水道唧筒室（自來水博物館），台北州廳（監察院），台灣總督府鐵道部，台灣總督府官邸（台北賓館，1901年完工，十年後由森山改建），幸町教會（濟南教會）。

## 臺灣民間信仰 - 「官將首」

展覽組六下志工  
王淑惠

官將首聽說起源於為新莊大眾廟所發展出來的陣頭，現在流於北部的廟會中。相傳紅面增將軍與綠面損將軍原本為天地靈化之妖怪，經常危害人間，後受地藏王菩薩降伏勸化後，成為左右護法專司人間善惡，增將軍遇善人則增加其壽命，而損將軍遇惡人則減損壽命。其稱謂就是來自於增、損二將軍在出巡活動中的職能，而稱為「首」即是具有領導、首領的意思，原來地方老一輩稱他們為「關將頭」，因為「官」與「關」發音類似，而「頭」改成「首」比較文雅，因此到後來，就書寫成「官將首」，一直沿用到今日，都以「官將首」為其稱號。

增損二將軍是為青面增將軍與紅面損將軍的合稱，又稱官將首。官將首早期是由增損二將軍所扮演的，







**附註:**

官將首所持的法器: 虎牌、三叉戟、手銬、火籤等

官將首服裝: 假眉、鬚角、假牙、花坎、肩雲肩、龍虎裙、盔帽、草鞋。

官將首臉譜: 底色青、紅、藍三種顏色，額頭、鼻子、下巴會塗上金色。

後來由於陣形的變化等其他因素，將增將軍化身成二位，變為增將軍二位、損將軍一位，三位出陣，更顯佛威現，今出陣多為三人。而官將首所扮演的角色是一般性陣頭和接駕。

在廟會中正式扮演官將首者，必須先齋戒數日，且不近女色，不食葷食，以示誠心。出巡時，面畫臉譜，手持虎牌、三叉戟、手銬、火籤等刑具，身掛鹹光餅(平安餅)再經由法師開光後，方可出巡。



## 印度石窟行



展覽組六下志工  
譚康居

與印度的第一次接觸從石窟之旅開始。未去之前，心中也曾忐忑於她的不夠安全，不夠衛生，但既決定一訪，何妨遊目騁懷，領略這一文明古國的神秘與魅力。我們總計參訪了象島Elephanta石窟、可內里石窟Kanheri、卡拉Carla石窟、巴賈Bhaja石窟群、愛羅拉Ellora石窟、阿姜塔Ajanta石窟、奧蘭加巴德Aurangabad石窟群和桑奇Sanchi佛塔群等。印度



擁有1200多個石窟，幾乎都分布在德干高原的岩壁，且80%以上是佛教窟院。我們欣賞了從西元前2世紀到2世紀左右開鑿的型式簡單，雕刻很少，尚未出現佛像的前期窟院，一路看到5-7世紀的重視禮拜佛像支提窟與僧院窟雕刻有佛像，風格轉為華麗的後期石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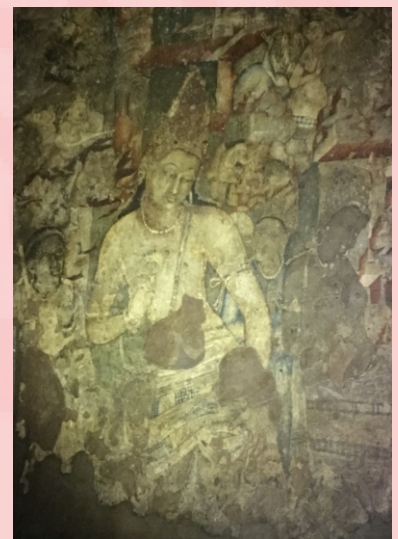


石窟藝術是艱鉅異常的減法藝術，在龐大偏僻的山體上，以徒手之力點滴的鑿出洞窟、列柱，刻出佛像、佛傳故事、細緻美麗的圖案等，點點滴滴的表現出這個古老文明的世界觀、哲學思想與藝術表現力。



我們只是在12月宜人的季節中走一段路便可逐窟欣賞，就已經是一頭一身的汗水，實難想像在工具不發達的時代，該要投入多龐大的人力，費時幾個世紀才能完成。欣賞完唯有嘆服！

石窟之旅的最重要二處即聞名世界的愛羅拉 Ellora 和阿姜塔 Ajanta。愛羅拉 Ellora 共有 34 窟，與阿姜塔並 Ajanta 並稱印度藝術二大寶庫，惟不同於阿姜塔以佛教石窟及壁畫聞名，且開鑿時間較早，愛羅拉則涵括佛、印度及



耆那教，並以雕刻著稱。阿姜塔石窟年代在西元前 2 世紀至 6 世紀間，集建築、雕刻、壁畫藝術於一體，以壁畫最負盛名，是現存最早的印度古代繪畫遺跡。印度是個種族、語言、宗教、文化多元的國家，就像鑽石的切面一樣，每一面都燦耀光輝。此次印度行大部分的時間是從車窗外看，去了解這個國家的，當然這是遠遠不夠的。行程中雖曾短暫的和當地人接觸，卻常常感覺到他們的友善，對我們的好奇與歡迎，有時是透過車窗向著裡面的我們揮手微笑，有時是面對面接觸時握手，或要求合照，這樣的友善令人覺得溫暖。



# 那株白山茶

展覽組六上志工  
張知禮

高中時，住家的日式宿舍有個小院子，院落中間有株山茶樹，進出家門都會經過這樹，母親對它特別照顧，定時澆水、施肥和修剪，春來開滿一樹白山茶。白日裡小紅門經常敞開著，行人路過看見盛放的白茶花，每每佇足欣賞讚嘆，或與母親攀談幾句，我也覺得沾光不少。

院內其它植物都是自由生長，姿態當然不如山茶佳美。別種花樹似不修邊幅的小村姑，備受母親偏愛的山茶則有如裝扮得體的大家閨秀。十六歲的少女，滿懷著對愛與美的憧憬，我希望自己能像這株白山茶，出落得清麗不俗，引人注目。

茶花凋謝時不是片片飄落，而是決絕地整朵墜地，花樣年華的我，為她在枝頭的芳華驚豔，更為她枯萎的容顏驚心。母親總將落花埋入土中當做花肥，她說這樣明春花朵才會開得更繁美。我陪著母親一起掘土，彷彿了解了黛玉葬花的心情；原本只知花開花謝是自然，漸漸也懂得什麼是「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」。

暑假時，父親買了大仲馬的《基督山恩仇記》和小仲馬的《茶花女》給我，兩本書都讀不釋手。茶花女瑪格麗特的淒美愛情尤其讓我感傷，幻想自己是美麗女主角，期盼遇著真心相待的白馬王子，但自己把結局修改成大團圓喜劇，給茶花女一個美好歸宿。

如今年事已長，既沒有過接受眾人仰慕欽羨的目光，也沒有過纏綿刻骨的愛情故事，一個平凡的退休主婦，過著尋常無奇的小日子，倒也覺得幸福。

春遊陽明山，看到久違的白山茶，想起那株小院中獨立的山茶樹，想起傷心的瑪格麗特，往昔的青春夢想和浪漫的詩心不禁油然而生起。我仍然為茶花女惋惜，但已不再為她改寫故事，就讓一切遺憾隨落英埋入土壤，化為春泥，滋養來年一樹的繽紛吧。



(本文曾刊登於2017/5/31人間福報【愛閱人間】)